
尚复兴
音乐散文

肖复兴
音乐散文

*Xiao Fuxing
Music prose*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肖复兴音乐散文/肖复兴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810-1

I. ①肖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1734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装帧设计 陶雷
责任校对 王玉川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235千字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张 19.25 插页1
印数 1—7000
版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
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09810-1
定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卷一 古典和现代

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 003

心灵和神祇,是音乐飞翔的两翼。童年的巴赫,便曾经这样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,否则不会成为伟大的音乐家。

光就是从那儿来的 006

当听《天上要有星光》一曲响起的时候,七十七岁的海顿,不顾病重,神奇般地从安乐椅上一下子站起来,情不自禁地指着上天高声叫道:“光就是从那儿来的!”

关于莫扎特 010

莫扎特是说不尽的。说不尽的莫扎特本人。不尽的人在说莫扎特。傅雷就是其一。他很喜欢莫扎特。在他的文章中,曾多次谈到莫扎特。傅雷是莫扎特的知音。

寻找贝多芬 018

春天,我从海涅的故乡杜塞尔多夫出发,到科隆,然后来到波恩。我是专门来找贝多芬的。在这座城市波恩小巷20号的二层小楼上,1770年12月16日,诞生了这位音乐巨匠。

舒曼和舒伯特 022

舒曼和舒伯特彼此从未相见，舒伯特比舒曼大十三岁，如果舒伯特能够稍微活得再长些，他们也许能够相见。如果不是舒曼去了维也纳，也许舒伯特还在地下沉默。或许在以后也会有人发现舒伯特的才华，但起码要推迟许多时日。

李斯特之死 027

1847年，是李斯特的重要年份。在这一年，他到俄罗斯举办独奏音乐会。在这次的俄罗斯义演中，居然有人花了高于贵宾席票价一百倍的价钱买了一张票，这让李斯特有些吃惊。这个人就是卡洛琳夫人。

聆听肖邦 032

肖邦是个谜。肖邦的内心世界，是一个矛盾的织体。肖邦短短的一生，留下的不是一串单纯简单的音符。

土地和音乐 047

威尔第是个怪人，他的音乐豁达、细致、温情，但生活中他却刻板，甚至粗暴……失败的时候，威尔第向往乡村；成功的时候，他也一样向往土地。对于他，土地不仅是一方手帕，可以渗透失败的泪水；同时也是一支酒杯，可以盛满成功的酒浆。

瓦格纳的野心 053

在我的眼睛里，瓦格纳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“愤青”，或者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“翻着跟头的小资产阶级”。在所有的音乐家中，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的激情了，只是这激情来也如风，去也如风。

勃拉姆斯笔记 062

勃拉姆斯终身没有结婚,谁都无法取代他心目中的克拉拉。他将那远远超乎友谊也超乎爱情的感情,保持了四十三年!四十三年,对一个人的一生,是一个太醒目的数字,它包含的代价和滋味无与伦比。

现代音乐被谁唤醒 071

我们现在都把德彪西当作印象派音乐的开山鼻祖。现代音乐是被德彪西的《牧神的午后》唤醒的。听完《牧神的午后》,我们会发现,历史其实也可以用声音来分割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不同的声音。

马勒是我们一生的朋友 079

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贝多芬是通往浪漫主义的桥梁,马勒是通往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桥梁。

我们为什么特别喜爱老柴 084

再没有谁能比得上我们对柴可夫斯基充满感情的了。我们似乎都愿意称他为“老柴”,亲切得好像在招呼自己家里的一位老哥。我始终弄不明白,为什么我们对柴可夫斯基如此的一往情深?

来自波希米亚森林 091

深秋季节,终于来到了捷克。一到布拉格,我就问捷克的朋友维所卡和尼拉霍柴维斯这两个地方。问到的每一个捷克人都知道这两个地方,他们高兴地冲我扬起了眉毛,熟悉得就像我们熟悉北京的故宫和天坛一样。也是,德沃夏克是他们的骄傲。

西贝柳斯的声音 103

西贝柳斯,这名字的音节有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阴郁的,是那种云彩掩映下的铅灰色。听这音调,总不如莫扎特或门德尔松那样明快。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是听到西贝柳斯的名字,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他的《悲伤圆舞曲》。

格里格断章 109

十九世纪末,格里格和易卜生可以说是挪威艺术的双子星座。有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出现,使得挪威这个北欧的小国,在艺术上可以和那些辉煌的欧洲大国平起平坐并显得熠熠生辉。

艺术比死亡更有力量 117

十九世纪末期、二十世纪初期,意大利最有名并且照耀了整个世界乐坛的人物,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的友谊和矛盾,至死未断。

走近肖斯塔科维奇 123

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七交响曲》太有名了,据说在德国战火包围之中的列宁格勒,只剩下一名指挥和十五名乐手,仍然坚持演奏这支“第七”,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士气,从而造成全世界的影响。所以,“第七”又叫《列宁格勒交响曲》,被称为“战争的史诗”。

我听沃恩·威廉斯 134

听英国音乐,特别是听英国的交响乐,一定要听沃恩·威廉斯。他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,为我们精雕细刻留下了九部浩繁的交响乐,可以说在英国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。

一万种夜莺 138

《花园里的夜莺》，是从一万种夜莺的啼叫声中提炼出来的音乐，是夜莺之大全，是夜莺之肖像，是夜莺最美声音的精华与升华。

卷二 流行之中国

崔健的意义 147

崔健的意义，不仅宥于中国的流行歌坛，而且波及文学乃至整个艺术界。可以说，还没有一个流行歌手能和他站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位置上。他对时代出乎本能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，迄今无人可以比拟和匹敌。

青春罗大佑 153

在华语歌坛中，罗大佑是一棵常青树，或者说是一个异数。他的《童年》、《鹿港小镇》、《光阴的故事》；他的《舞女》、《初恋的少年家》、《往事2000》等，都让只会唱别人歌的歌手汗颜。

中年听蔡琴 159

蔡琴的歌，最适合中年人听，中年人才懂得叹息也美丽是多么不容易。听蔡琴的歌，最好在夜晚，她的歌就是今晚的波浪、情感的桥梁。听蔡琴的歌，最好一个人，不要品茶或啜饮咖啡，她的歌就是一杯略带苦味的咖啡、漂浮着绿意的清茶。

都是月亮惹的祸 162

张宇大部分的歌词是由一个叫十一郎的女人写的，曲子是他自己谱就。据说，十一郎和张宇从小青梅竹马。张宇的成功，融有十一郎的功劳。

我站在原地踏步向前 167

那些曾经红过一时的摇滚乐队和歌手,如今竟然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,“我还是站在原地踏步向前”,便成为一种有些颓然的象征。

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171

无疑,老狼唱得最好的歌,应该算是《同桌的你》和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。听这两首歌,两个青春的形象,总会美好而又有些忧郁地浮现在眼前:校园中清纯的女孩儿,和我们曾经的同桌;坚强的男同学,就睡在我们宿舍的上铺。

花儿开在粪土之上 175

来自底层的民歌,有一种更粗野、更直露的美学,或民间逻辑,正是矫情乔装之后的民歌所没有的。

答案在身上还是在风中 179

比起以前窦唯演唱时脸上化着妆,比起以前在五道口小朋克演唱简单粗暴的歌词,比起盘古乐队原始化音乐“利比多”的发泄,胡吗个更多是对现实开一下玩笑,是对经典的解构和戏仿。

重听张蔷 183

重新听张蔷的歌,其实已经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,是在倾听自己的记忆。

在蚂蚁的隔壁,在蜗牛的对门 186

亮相春晚之后,草根歌手“旭日阳刚”迅速走红,各种关心和议论纷至沓来,特别是汪峰收回自己《在春天》的演出

权,致使“旭日阳刚”一时出现无歌可唱的窘状,其前景也跟着一起莫测纷纭。这让我想起另两位草根歌手。一位是美国的柴斯纳特,另一位是我国盲人歌手周云蓬。

卷三 民谣与摇滚

我和鲍伯·迪伦 191

鲍伯·迪伦属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。六十年代,他二十多岁,和美国一样年轻。他抱着一把木吉他,用沙哑粗糙的嗓音唱着民谣,从明尼苏达的矿区走来……

鲍伯·迪伦的诞生,宣布了五十年代的结束。

永远的草莓园 203

约翰·列侬是摇滚歌手中百里挑一的难得的诗人。我听见列侬在唱歌的时候,总觉得是在听一位诗人在吟唱。……他总是能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,唱出自己的那一份感情。

老艺摇批判 209

如果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有埃尔维斯·普莱斯利和披头士的出现,使得摇滚成为刚刚萌发的童年;七十年代便是它蓬勃发展的青春期。而“平克·弗洛伊德”的专辑《墙》,则成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结束的象征。

门旁凋谢的恶之花 217

事过三十多年,再来听“大门”,听莫里森,一点不显得陈旧,料峭的风依然清新扑面,尖利而阴冷。好像时间停滞了,依然能够感受到西海岸热辣辣的阳光和阳光一样热辣辣的情绪。

我是你的一面镜子 225

尼可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多媒体时代的明星,但是,她生得有些不合时宜,她所开创的哥特摇滚风格,在她死后的后朋克时代才红火起来,而她却像一个遥远的先知一般,在后朋克时代到来之前突然死去。

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头 232

在歌坛上以自己的特色风靡了三十余年,一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,还有她的歌声出现。凯特·布什是女子摇滚中醒目的坐标。

帕蒂·史密斯札记 240

以女性的身份,以男性的嗓音,以诗人的语言,以叛逆者的姿态,质询着男人主宰时间太长的摇滚歌坛和整个世界。她走上了《时代周刊》的封面。

汤姆·韦茨之梦 248

从黑人的布鲁斯和爵士乐中吸取了精华,从金斯伯格的诗和杰克·克洛克的小说获取过营养。汤姆·韦茨的歌才会如此丰厚,不像我们有些歌手只会唱时令的流行小调。

保罗·西蒙之歌 255

我想象中的保罗·西蒙应该是抱着木吉他,歌声和他的眼睛一样清澈如秋水长空。……阳光照耀着他,或是月光辉映着他,是那种很平易很随意、很青春很清纯的样子。

关于老鹰 261

老鹰是美国的一支老牌摇滚乐队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在美国曾经风光一时。最有名的《加州旅店》一张专辑就卖

出了一千一百万张。一支“老鹰”，短短几年光景，就为美国卖出四亿美元，让同行望洋兴叹，酸掉下巴，是摇滚乐绝无仅有的奇迹。

天堂兄弟 266

一个人，一把吉他，就那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地吟唱。单纯的歌声，单纯的吉他，没有什么杂音，没有什么杂念，有些慵懒，甚至有些信马由缰、散漫无章，一任水从罐子里淌出，流湿了一地，甚至濡湿了自己的脚，还是那样唱着、弹着。他就是“天堂兄弟”。

乱星的吟唱 271

桑多瓦尔应该感谢罗巴克的音乐最大能量地发挥了她的潜质。没有罗巴克为她度身量衣的贴身式音乐制作，也许她还只是一个矮个子漂亮的高中生。桑多瓦尔的歌喉，罗巴克的木吉他，相得益彰，高山流水一样，配合得那样谐和……

红房子画家 275

“红房子画家”乐队成立于1989年的旧金山。乐队的灵魂是主唱马克·科泽莱克。“红房子画家”所有歌的词曲都是他一人所作。美国新音乐杂志称“红房子画家”是一支“最强烈的悲伤和凄美的乐队”。

巴洛克摇滚 279

“米兰达性花园”乐队是一支由J.韦斯特、凯莉·麦克卡斯克、凯瑟琳·布莱克组成的女声三重唱。她们别出心裁，以一种退守的姿态向古典的巴洛克音乐靠拢，用她们的声音神奇地将时间和地点一并置换，让巴洛克复活在摇滚里，让古典狂欢在流行中。

黑色也是一种彩色 285

拉赫玛尼诺夫在十九世纪末曾经敏感地预言：噪音在下个世纪将成为古典音乐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但二十世纪真正到来的时候，噪音没有能够成为古典音乐却成为了摇滚的组成部分。

黄昏的曼托瓦尼 290

与曼托瓦尼并驾齐驱号称世界三大轻音乐乐队的另外两支——詹姆斯·拉斯特和保罗·莫里亚相比，曼托瓦尼绝不相同，他注重古典典雅的意境，尤其将庞大的小提琴队伍发挥到了极致。

卷 一
古典和现代

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

心灵和神祇,是音乐飞翔的两翼。童年的巴赫,便曾经这样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,否则不会成为伟大的音乐家。

音乐,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充满神秘感的。心灵和神,是音乐飞翔的两翼。

罗曼·罗兰说:“个人的感受,内心的体验,除了心灵和音乐之外再不需要什么。”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:“音乐是心灵的算术练习,心灵在听音乐时计算着自己的不知。”我想说的都是这个道理,或是神作用于心灵,或是心灵参谒于神,真正美好的音乐才能诞生。而且,我坚信别的艺术可以后天培养,大器晚成;音乐只能从童年时起步,错过童年,音乐便不会再次降临驻足。因为只有童年的心灵最纯洁而未受到污染,便也最易于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。成年人的心,已经板结成水泥地板,神的雨露便难以渗透进去。

童年的巴赫(J. Bach1685—1750),便曾经这样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,否则他日后就不会成为那么伟大的音乐家,起码我是这样认为。

在音乐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,但在巴赫的传记中确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。童年的巴赫,家境贫寒,但酷爱音乐。只要汉堡有音乐会,他必要参加,虽身无分文,步行也要去。那时,巴赫十五岁,住在吕内堡他的大哥家里。吕内堡和汉堡隔着一条易北河,相距三十公里。为

听一场音乐会，他常常一个人过河，步行到汉堡，往返六十公里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实在是够累的了。

一次，在汉堡听完音乐会，他还想继续听第二天下一场的音乐会，可是他没有一文钱，只好无奈地踏上归途，三十公里的路一下子变得漫长起来。走到半路，天就黑了下來，他又没钱住店，连饿带困，只好小猫一样蜷缩在一家旅店屋檐下的草地上，挨过这一个没有音乐的寂寞之夜。沉沉睡到夜半时分，一股扑鼻的香味萦绕身旁，竟撩拨得他突然醒来。就在他刚刚醒来的一刹那，头顶上的窗子“砰”的一声忽然打开，紧接着从窗口落下一包东西，正落在他的身旁。他打开包一看，是一个喷香的鲱鱼头，鱼头里还藏着一枚丹麦金币！

是谁赐予了他今晚的晚餐？又给予了他能够返回汉堡听音乐会的费用？

童年的巴赫感到莫名的兴奋，也感到格外的奇怪，他抬起头望望窗子，窗子已经关上了，只有头顶的夜空满天繁星怒放。他认为这肯定是上帝赐予他的恩惠，他立刻跪在草地上，对着漠漠的夜空，向上帝祷告膜拜。他相信万能的上帝一定就藏在闪烁的星光之中。

音乐史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，大概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，不足为凭。但我却是宁愿信其有，不愿信其无。即使是传说，也表明着巴赫和人们对于神灵与音乐相通的感情与向往。

我不知道那扇神秘的窗子里住的究竟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给巴赫以默默的帮助？巴赫那时还只是出师无名的孩子呀！莫非他或她或他们早已猜到巴赫将来的命运？那么为什么只给巴赫一个可怜的鲱鱼头？为什么不给巴赫更美好一点的晚餐？或者干脆把巴赫请进屋去，给他一盏更加温暖的灯火？……

我猜不出来。但我想如果那样的话，也就没有了神秘的感觉，可能也就没有了以后的巴赫。

对于孩子，对于艺术，是需要一些神秘的感觉的。过于实际和实在了，世俗的气味浓厚了，不仅会磨蚀掉孩子的想象力，更会锈蚀掉